

[美]丹尼尔·詹姆斯著

切·格瓦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切·格 瓦 拉

〔美〕丹尼尔·詹姆斯著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一部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传记性著作。作者丹尼尔·詹姆斯是美国记者，曾任美国《新领袖》杂志主编。他长期侨居墨西哥，担任“北美报业联盟”的通讯记者，曾为美国《哈泼斯》月刊、《星期六晚邮报》、《纽约时报杂志》等刊物撰稿。作者写过一些关于拉丁美洲的书，并编辑了《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全部日记及其他缴获文件》一书。

本书分为十五章，前面五章写格瓦拉在阿根廷出生后到古巴革命胜利时的经历。第六章至第八章写格瓦拉在古巴当权时的斗争，其中反映了古巴领导人之间、古巴和苏联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写格瓦拉在古巴“失踪”后直到在玻利维亚遇害的经过。最后三章分别论述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出卖，并分析了其失败的原因和他死后的影响。本书在某些方面提供了一些资料，可供参考。

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的“游击中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作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不可能对格瓦拉作出正确的评价，相反，在书中竭力替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侵略政策辩护，并为美国侵略拉美出谋划策。作

者把美帝悍然在玻利维亚镇压游击队的残暴行为，说成是“有克制”的政策，并为此叫好，进而宣扬美帝在拉丁美洲“必须实行在玻利维亚事件中所表现的那种克制”。他还借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失败，向拉丁美洲人民宣扬武装斗争的道路走不通，只有与美国“合作”才有前途的反动思想。更应注意的是，作者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把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与毛主席的马列主义军事思想相提并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恶毒攻击。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批判。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部分同志。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1975年7月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个革命家的死亡,一个神话人物 的诞生.....	1
第 二 章	潘帕斯的冒险家.....	28
第 三 章	吉诃德的形成.....	65
第 四 章	寻找革命.....	102
第 五 章	切司令.....	132
第 六 章	吉诃德大权在握.....	165
第 七 章	抨击华盛顿.....	208
第 八 章	与菲德尔决裂.....	230
第 九 章	从布拉柴维尔到尼阿卡瓦苏.....	277
第 十 章	“中心”的内幕.....	336
第十一章	灾难的前奏.....	368
第十二章	最后一战.....	394
第十三章	是怎样避免出现第二个“越南”的?	432
第十四章	是菲德尔出卖了切吗?	447
第十五章	切活着吗?	479

第 一 章

一个革命家的死亡

一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帆布担架上，头稍稍垫起，一对完全睁开的蓝眼睛就好象凝视着前方。瘦削的脸上浮着一丝微笑，嘴半开半闭，仿佛正要说话似的。乱蓬蓬的栗色卷发披散在肩头上，小胡子同样卷曲，但是比较稀疏，使这张脸平添一种近乎神秘的温柔感觉。这不由人想起印度的宗教师。

全身精赤条条，晒黑的皮肤上赫然有两个黑色弹孔：一个靠近喉咙，一个位于胸部，恰好在左乳头下面。下半身盖着一条撕破的、血迹斑斑的橄榄色军便裤，一条小腿露在外面，盖着的一条腿其实早已被机枪打断。两只脚光着，干干净净，已经仔细拾掇过了。

人们你挤我拥，想要挨近那副担架。担架就搁在一只偌大的水泥洗衣池上。这里是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呆上五十来个人，把房间都挤满了。尸体虽经防腐处理，但不堪天气炎热，已发出腐臭。不过，看来很少有人介意。

摄影记者们钻头觅缝地挤进去拍照，只听得咔嚓咔嚓的一片拍照声。记者们振笔疾书，一心想要记下这个

阴惨惨的场面。官兵们漠然守着，偶尔有人用手帕捂住鼻子。

谁也没有注意到，另有两具浑身是血的肮脏尸体停放在洗衣池旁边的地上。大家集中注意的，只是放在洗衣池上面那副担架上的尸体。

“请你们到这里来，是要让你们亲眼看看切·格瓦拉已经死了。”

说话的是个身穿军装、头发胡子都是浅黄色的细高个子：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他站在尸体头部的后面。

房里的三十名新闻记者都表示怀疑。两天来，举世闻名的游击队领袖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死讯已经传遍全世界，可是有谁相信呢？过去报上经常用头条新闻公布切的死讯，但后来他又总是奇迹般地“复”活过来，这样的事有过多少次啦？

奥万多将军把他称做切·格瓦拉的那个死人当初如何死亡的详情叙述了一下。

就在两天前，即1967年10月8日星期日那天，大约离开当地三十二哩外，有个地方叫做尤罗山峡，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在那里，切身中九枪倒下。他被生俘后，就被带往离战场不到两哩的依格拉村，死在途中。

第二天，尸体被绑在玻利维亚陆军的一架直升飞机滑板上，转移到巴列格兰德，也就是现在停放的地方。当时飞机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都急于想见识一下这位著名的、可怕的革命家。但尸体被匆匆装进一辆雪佛兰牌轻型卡车里，转眼就送往马尔塔医院。在医院里，四

个护理人员和两个德国奥古斯丁会修女把尸体洗了一下，加了防腐剂。然后，放到帆布担架上，搁在水泥洗衣池上面。一整夜都有巴列格兰德市民在尸体边列队走过，今天是轮到新闻记者来验看切·格瓦拉的遗体了。

奥万多将军继续说，切·格瓦拉临死前，说出了下面一句遗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

尽管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是，拿他那番话跟他同僚提到的其它说法核对一下，就会在切死亡的真相和时间上引起一场大论战。不过，当时在场的新闻界人士，主要感兴趣的是要查明眼前这具尸体是否真是切的尸体。

据玻利维亚的官方报道，在这个国家岩石重叠、寸草不生的一角，切·格瓦拉领导一支游击队，与玻利维亚士兵作战时，被打死了。对这样的报道，全世界都表示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华盛顿的反应也是谨慎的。阿根廷的态度也相仿。

自然，切的家庭断然否定这一报道。他那位六十七岁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家里发出这一断然否认的声明：“我不相信那人就是我的儿子。那是扯谎。”

老人宣布，他将亲自到玻利维亚去，当场驳斥官方的说法。

共产党古巴保持异乎寻常的沉默。那里是切·格瓦拉花了不少精力创建的，他在那里担任过不少要职，后来在公众眼前消失了，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

奥万多将军接着说：“还有两个重要的证据，可以验

明切·格瓦拉的正身，那就是他的指纹和日记。”于是他请记者们亲自去取指纹，只要他们愿意就行；还叫他们摘读那些战场日记，照他讲，那是在这个已故游击队员的背包里发现的。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随着奥万多将军之后出场的另一个军官告诉新闻记者说：“这是格瓦拉先生的指纹。”他举起了玻利维亚联邦警察局复制的指纹，据他说，这都是从切的祖国阿根廷政府于1952年发给他的一张护照上的指纹复制下来的。这个军官是华金·森特诺·安纳亚上校，身体结实、留着黑色小胡子的玻利维亚陆军第八师指挥官。他的突击队第二团在10月8日打败了切和他的游击队。他已经讲述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并且证实说：“找到格瓦拉时，他还活着，但受了重伤。”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就是切·格瓦拉的尸体，森特诺上校提醒大家注意尸体上的几个特征：异常突出的前额，这和他出示的一张家喻户晓的切生前照片上的额角看起来是相符的；几乎布满左手手背的伤疤，这是切过去在古巴游击战争年代受伤后留下来的；嘴里掉了一枚臼齿等等。

看来新闻记者深信这确是切的尸体。然而，世界多数舆论仍旧表示怀疑。在新闻记者看到尸体，写出报道证明这是切的尸体后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受人尊敬的巴黎报纸《费加罗报》的头版大标题是官方的声明并未消除疑团。

尽管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承认：“我并无证据可以作出不受他人左右的个人判断。”但现在美国和阿根廷

两国政府却不再怀疑了。古巴仍然保持沉默。

可是，格瓦拉的家庭却坚信切还活着。他的父亲宣称：“只有指纹和其他确证能铁一般地证明那是埃内斯托的尸体，我才会相信我的儿子已经死了。”

为了搜寻这样的证据，他派了切的弟弟、一个三十六岁的律师罗伯托到玻利维亚去。罗伯托直接飞往森特诺上校司令部的所在地圣克鲁斯，要求允许他看一看据说是他哥哥的尸体。那里当局叫他去首都拉巴斯向奥万多将军提出正式要求。他一到首都，奥万多就通知他说，切的遗体已经火化。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罗伯托并不泄气，又匆匆赶往巴列格兰德，一心希望尸体还没有火化。他直接跑去找负责人、那个结实的小个子、武装部队参谋长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托雷斯证实了奥万多说的话：切·格瓦拉先生已经火化了。十分钟后，罗伯托登上一架飞机回家了，他的使命遭到了彻底失败。

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拒绝或无法向罗伯托·格瓦拉出示尸体，越发使人怀疑那具尸体是否真是切的尸体。抱怀疑态度的人问道：“如果那是切的尸体，为什么玻利维亚人不给他的弟弟看呢？”玻利维亚政府顿时给难住了。他们这就不得不提出铁证来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只有指纹这样验明正身的证据，象切的父亲坚决要求的那样“铁一般证明”确是他儿子的尸体，切的一家人才会深信不疑，这样世界舆论也才会相信。

为此，玻利维亚政府请求阿根廷派遣一些技术到家的专家，前来核对一下布宜诺斯艾利斯档案中的切·格

瓦拉的指纹和这个尸体的指纹，看看是否相符；不用说，这将断定死者的正身。应此要求，阿根廷全国宪兵调查局给拉巴斯派来了三名指纹和笔迹鉴定专家：巡长埃斯特万·雷尔斯佐策尔以及副巡长尼古拉斯·佩利卡里和胡安·卡洛斯·德尔加多。

为了便于阿根廷警官进行检验，切·格瓦拉的双手都被切除，并如他们的报告中所述，保存“在一种气味类似甲醛的无色液体中”。他们从断手上取下指纹，同阿根廷警察局在1952年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的名字所发的第3,524,272号身份证上的指纹用心核对了一下。在10月14日发表的正式报告中，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明，经过比较，可以肯定，“这些指纹属于同一个人，只能属于同一个人：即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

随后，阿根廷警察局的三个专家将切背包里发现的战地日记抽出两页，同他的1952年身份证对了一下笔迹。他们从两件物证的字体、大小和其他笔迹特征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因而能断定，笔迹属于同一个人：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这当然也就确定了切被俘时身边的两本日记和其他书面文件的真伪。

阿根廷专家的报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0月15日星期日，万万料想不到，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他们的调查结果居然给予证实了。

整个星期，古巴人的反应始终异乎寻常。第一次传来切·格瓦拉被俘和死讯时，出乎意料，哈瓦那非但没有立即指出这是扯谎，反而保持沉默。10月11日星期三，

玻利维亚官方宣布了这项消息，在二十四小时内，采访记者从巴列格兰德不断发来电讯，描述了医院洗衣房内的阴惨惨场面，这些电讯，哈瓦那广播电台都如实广播了，古巴共产党机关报和半官方报纸《格拉玛报》也以四栏地位刊登了。星期四，刚从玻利维亚拍来的死亡情况报道的电报，成了《格拉玛报》的头版新闻，也占用了古巴广播和电视的主要时间。10月14日星期六，古巴政府准许全国电视网宣读一份讣闻，这样一来，简直就等于正式承认这是事实了。最后，星期日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在电视网作了两小时的讲话，正式证明他那位老同志逝世的消息“黯然属实”。

菲德尔提醒听众说，过去每逢外国电讯宣告切的死讯时，他总是发现消息是凭空捏造的。可是，从10月9日起，玻利维亚给他送来的报道却不一样了，他也逐渐担心起来。不过，情况仍然不明。10日晚上，第一张照片送到了哈瓦那。照片上的尸体虽有切的某些特征，但是看起来不大象切。几小时后，第二张照片送来了，“照片上的某些特点，显然是他相貌上的特点”，菲德尔开始感到，“这些消息大概是真的”。第二天，他收到一张照片，拍得非常清楚，看来无疑是切的照片。

“一张照片可能伪造，”卡斯特罗接着说。“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照片不是〔玻利维亚〕政府搞出来的，而是玻利维亚国内许多新闻记者们在停尸的现场拍摄的。这些新闻记者拍了照，发了出去。就是说，搞假照片……是不可能的。”

同时传到哈瓦那的，还有其他一些事实真相，对于这

些材料连同照片一起琢磨了一番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全体古巴领导人（他们经常召开会议斟酌收到的报告）就此深信，切·格瓦拉是死了。例如，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事审查了已发表的切日记的摘录，得出结论：“这是切的笔迹，是他的亲笔，错不了”，认为这是切的风格，“连简短的形式也是切的”，这个已故游击队员是惯常以这种形式表达思想的。古巴领导人一致同意：“从技术上讲，这些证据是不可能伪造的。”总之，卡斯特罗反问道：“那个政权（玻利维亚政府）为什么一定要编些新闻，等过了十天、十五天、二十天……就被证明是扯谎呢？”

这位游击队领袖同玻利维亚军队的遭遇战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而他竟然因此死去，菲德尔对此似乎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自从我们彼此相识以来，他的特点总是胆子大得出奇，根本不把危险放在眼里”，欢喜自己“把事情搞得难上加难，险上加险”。菲德尔相信切在尤罗山峡肯定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这位古巴领导人断然地说：“当时他很可能……想到——他是经常这样想到的——人们多多少少具有勇气和模范人物无比的勇敢的。”

换句话说，难道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说切存心牺牲自己？难道是说他自己去找死，或者故意拿死开玩笑？

虽说当时菲德尔不可能有先见之明，但他也快要看出，切至少已经预感到死将临头。切的日记的最后几页满纸悲观失望，明明暗示：他预料到末日即将来临。例如，9月28日日记的头一句，实际上就是这样说的：“苦闷的一天。有时简直象是我们的末日。”

他曾派出两个部下去寻找一条出路，以便离开游击队所在的峡谷。他们立刻就回来报告说，他们前面的小山是最容易逃生的途径，山上横着一条路，路上有个农民骑着马走过。不一会儿，路上有一队四十六名政府军走过去。不久，又有七十七个政府军经过。砰的一枪。政府军摆开了阵势。切听到一个军官命令他们“到下面峡谷去，看来那似乎是我们的阵地”。切失望地继续说：“我们躲避的地方是抵挡不了来自高处的攻击的，假如他们发现了我们，那么我们逃脱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两天前，即9月26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果成了末日的开端。在他笔下刻划成为“依格拉的致命伏击”中，他那支人数越来越少的游击队又损失了三个最宝贵的队员。依格拉是个小村子，全村都是土砖房子，只有四百个居民，时隔十四天，他负伤后，就是带到这个村子去的。当时最大的损失是称为科科的罗伯托·佩雷多·莱格牺牲了。他是游击队的一员“骨干”，当时真正愿意献身事业的游击队员的核心人物只有不多几个，他也是其中一员。更糟的是，另外两个游击队员开了小差。切简单扼要地谈到，在依格拉遭到军队伏击，“把事情全弄坏了，使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那是切的倒数第二场战斗。他在26日的日记上，一开头就以两个字概括了当时的情绪：“败仗”。

游击队员都明白，他们正遭到两个玻利维亚突击连的包围，包围网越收越紧。大约为数一百八十八人（一个智利广播电台大概为了骗切上当，把人数增加了十倍），正从巴列格兰德以北和以西的纳兰霍、图里亚和马克萨

等村子以及巴列格兰德以南的阿尔托塞科和圣洛伦索等村子，几面包抄过来。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9月29日，切的日记是以“又是紧张的一天”开的头。在30日写的是：“又是紧张的一天”。问题也越来越多。他们逃离峡谷的最好出路，即横跨小山的道路也走不通了，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有政府军和农民来往。他们只得跌跌撞撞翻越峭壁，拼命想找到另一条逃生之路，但经常迷路。

游击队只剩了十七个人，其中四人已丧失战斗力。切本人也病了，哮喘引起的阵咳把他折磨苦了，长途行军，加上伙食差，把他整个搞垮了。另外两个人（都是古巴人），病得更重，还有一个游击队员，名叫“中国人”，是个秘鲁人，视力差得很，在夜晚，正是最好的行动时刻，他们却只能走很少一点路程。

他们几乎没有吃的和喝的了。情况糟得很，所以，“虽然水是苦的，而且煮的锅里有猪油”，切还说什么他们的咖啡“很香”。喝过咖啡，吃了粥，还准备了“要随身带走的大鹿肉米饭”。他们朝紧靠峡谷的一个溪谷走去，到达那里时，却没有找到水。

与此同时，9月26日开小差的两个游击队员成了向玻利维亚陆军告密的人。切在10月3日记道：“广播电台宣布两个人被俘：安东尼奥·多明格斯·佛洛雷斯（莱昂）和奥尔兰多·希门尼斯·巴桑（坎巴）。后者承认曾对陆军作战；前者说他是相信总统的诺言〔不惩办他〕而自行投案的。两个人都供出了费尔南多〔切的化名之一〕，他的病情和其他许多事情。谁知道他们还说了哪些尚

未发表的事情。两名英勇的游击队员的历史到此告終了。”

两天后，游击队员已经饥渴得快要垮台了。切写道：“傍晚时我们出发，我们的人口渴得筋疲力尽；欧斯塔基奥又出洋相，哭着要口水喝。”

同一天，切给病得最重的一个名叫莫洛的古巴医生作了皮下注射，使他能活下去，也给另一个生病的古巴人贝尼尼奥作了注射。切日记的最后一页，预示失败即将来临。

“我们度过了游击活动的第十一个足月，象田园生活般的，没有发生什么麻烦，直到十二点三十分时，有个老大娘放着山羊，进入了我们驻扎的峡谷，只好把她抓起来。她没有向我们提供政府军的任何可靠的消息，问她什么都说不知道，说是很久没有到这一带来了。她只提供了路途的情况；按照那老大娘提供的情况，我们估计离开伊格拉斯大约有一列瓜^①路，离开哈奎大约也有一列瓜路，离开普卡拉大约有两列瓜。十七点三十分，因蒂·阿尼塞托和小巴勃罗去那老大娘的家里，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瘸腿，一个是半矮子。他们给了她五十比索，警告她对任何人都不要露口风，她虽然满口答应，但是履行诺言的希望不大。我们十七个人在一个很小的月亮底下出发。行军十分疲劳，我们在所在的峡谷里留下了不少痕迹，附近没有房屋，但有小块小块土豆地，由一些水渠引入一条小溪的溪水来灌溉。两点，我们休息，因为现在再继续前进也没有用了。每当必须夜行军时，‘中国人’就

① 一列瓜等于五千五百七十二米。——译者

成了真正的负担。”^①

切起疑心，是大有根据的。第二天早晨，有个农民丝毫不差地给陆军指出了他所在的正确位置。告密的人是否就是那个放羊的老大娘，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不过，当天指挥两个玻利维亚突击连进攻的米格尔·阿约罗亚少校明明说过是个女人。

10月8日星期日下午，大约一点三十分，在那个叫做尤罗山峡的岩石重叠、近乎荒芜的峡谷里，战斗打响了。开始是短短一次交锋，随后，双方以相当猛烈的火力打了很久。整个战斗大约持续了两小时，到下午三点半左右结束。

在第二次遭遇战时，切的腿部受了伤。一个名叫威利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用步枪掩护，把切从他们受到袭击的谷底拖到山上。在山顶，切找到一棵树作依靠，虽然受了伤，还是在那里指挥他的部下。他急于要他们设法逃出峡谷，爬到山顶，在那里他们有望希望抵挡政府军：只要政府军从周围山头控制了峡谷，游击队实际上就听任他们摆布了。

战斗中，切的武器——一支（在枪托上）标号为“美国陆军 744, 520”和“D”的卡宾枪被击中，脱出手外。当四个玻利维亚政府军扳着步枪扳机逼近切时，他喊道：“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比死了对你们更有用！”

① 在某些地方，本节用语与本书作者所编的《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全部日记及其他缴获文件》第一版的译文有所不同。本书引用的切日记以及布劳略、庞博和罗兰多等三人日记的一些章节，也有同样情形。这些更动是由于作者有更多时间透彻了解原始材料的结果。但丝毫没有改动原意。——原注